

双重语言暴力下诗性的敞开*

——阿库乌雾诗歌中话语功能的行使及现代意义

彭成广

(西南民族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彝汉双语诗人阿库乌雾的生存个体话语诉说功能一“出场”,就不仅遭受着现代汉语强度削弱、挤压、排斥与整训,也正与现代汉语一起经受着全球化、规范化、工业化、标准化等权利“发展”语言的规训,是一种双重甚至多重“语言暴力”。面对这一尴尬处境,诗人通过诗性思维的出场来行使话语功能,在日益失语的处境中进行话语权追寻、把握,从而实现民族性的超越,语言的超越。以极具代表性的“第一母语”的遭遇来昭示着汉语的命运发展,可以为当代汉语生存体系树立一个明确的参照坐标,起到警示性的作用,进而修复主体追逐物化利益中所丧失掉的诗性语言,为实现“诗意地栖居”提供可能。

【关键词】阿库乌雾;双重语言暴力;诗性;话语功能;现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3-0062-04

诗人阿库乌雾生存个体的话语诉说功能受到现代汉语强度削弱、挤压、排斥与整训,进而局部无能或整体缺失,表现在其民族语言的同化、濒危,甚至消失。其实这只是表象,是囿于诗人民族身份所得出来的表象。在当代生存体系中,知识与权利、道德与亚信仰(信仰的缺失导致泛信仰、滥信仰,甚至以对金钱、功利的顶礼膜拜是一种信仰)、大众工业与消费文化等时刻压抑、规训着每个主体,而现代汉语为了适应这一“发展语言”的步伐,需要自我规范,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同化和整训似乎又是迫不得已而不自觉的。彝汉双语诗人阿库乌雾的话语功能一出场,就面临着双重语言暴力的规训,是“标准化”下的标准化,“规训”下的规训。

此时,诗性思维的召唤与建构,就显得尤为关键、重要与迫在眉睫。除却对当代汉语体系的反规划这一表层意义以外,更有利于与当代生存主体一起对体系本身进行反思、批判,进而有望建立一种能够与社会意识形态下所规训成的以追逐感性利乐为主要特征的潮流所抗衡的审美体系,从而实现审美超越并守护自我存在的家园,修复主体在追逐物化利益中所丧失掉的诗性语言,从而为“诗意地栖居”提供可能。

一 诗性出场:话语功能的行使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如果承认海德格尔“语言是人类存在之家”的论断,再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一起,进而认同他的另一名言“人,诗意地栖居”就显得顺理成章。思与诗构成了人类基本活动两大主题,思必须借用诗来显现,而原初的话语即“诗”一

旦被“思”所征用,又反过来制约了思的整个发生机制。“心为志,言为诗”,语言为思提供了本质性的媒介,而诗歌又成了语言的载体,诗性思维维护着整个人类精神家园,谈论诗歌,就是谈论人类自己。

阿库乌雾认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失重与“拥有伟大的诗性智慧和悠远的诗歌传统的诗歌和拥有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1%的东方大国的身份是极不相称的。”^[1]在相承了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学传统的同时,也可算作对要把诗人逐出理想国的柏拉图的一种呼应,至少,柏拉图已经认识到写诗是一件严肃的活动,诗人也就应严肃对待。正是诗性思维在生存体系中的作用日益凸现,为生存话语的出场披上了可视的外衣,才有了海德格尔的“语言是人类之家”,进而为“人,诗意地栖居”提供了可能。卡西尔在《人论》中更是提到:“历史学与诗歌乃是我们认识自我的一种研究方法,是建构我们人类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2]也许卡西尔说的少了一丝“诗意”,但非诗性主体却更易接受。可诗歌对诗人来说,已远非工具,而是自我存在的替换与实现。如果假定在语言的背后必定隐藏着语言的主体(这里对语言和人类的先后关系不做论),那么在诗歌的背后也肯定存在着诗性主体,诗人是以诗性出场的。

“所谓文学性,换言之就是诗性……它隐含着—个民族形成之初的原始记忆(神话、仪式)、原生语言(母语的形—成)及思维的始基状态(诗性思维萌芽)……诗性集中表现着一个民族情感力量的最大深度和智慧生命的最后高度。……诗性又让人更自觉地发挥人自身的主观创造力,不断开掘、拓进

收稿日期:2010-03-26

*基金项目:本文是“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基金项目”(批准文号:CX201019)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彭成广(1987—),男,陕西紫阳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并抵达人类文明可能的新领域,以及人的精神生命的新境界。”^[13]

阿库乌雾所秉承的诗性,无疑是为了区别于被时下所挟逼的潮流性即“标准性”,“这种民族性包含着一个民族形成之初的原始记忆(神话、仪式)、原生语言(母语的形)……”一旦用诗性做贯穿,“民族性”也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不能局限于本民族上,而“发言为诗”,语言从一出场就存在,诗性思维也必须借助于语言来体现,进而为诗性思维在话语功能上的出场提供了条件与场所。

话语是一种柔性暴力,其致命性丝毫不亚于类似瘟疫等毁灭性灾难,它以集体无意识的姿态出场,时刻渗透在公共意识中,使得主体的思想与价值等时刻处在被同化、规训、征服的危险中,呈现为话语单一化、平面化、程式化,进而破坏了人类诗意地栖居的住所,世界陷入空前的紊乱,如表现为生存主体倍感精神层面的空虚、焦虑、浮躁、价值信仰的缺失等,“诗人如何获得话语自主权的焦虑,也是对20世纪中国对西方全方位的复制造成“自性”丧失的担忧。”^[14]所以,阿库乌雾坚持建构自我话语的真正意义就在于为自性的丢失做一次有力的追寻,“从纷繁复杂的话语表象中寻找生存真相的努力。”^[15]

阿库乌雾的诗歌表现了对语言本身极大的“贯注”,仅在《阿库乌雾诗歌选》中就出现了106处与“语”有关的文字,在诗人这里,语言得到了生命般的呵护与珍视,成为了实现生命体验的形式,通过创建或者说衍生新的话语功能,以原创的话语,特有的修辞方式来建构、呈现自己的诗性之思。福柯说:“借用语言及其运用技巧以实现生存美的目标,是从尼采和马拉美以来的作家和思想家们所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16]

……/我们只面对语言/我们试图超越语言/我们用不同的语种毅然击中对方/我们拥有各自语种的民族陷入空前的绝望/…… ————《诱惑》

阳光于肉体间/穿针引线 肉体努力/将路还原为泥为石/并与泥石为伍/语言在别处刀耕火种/木制的家俱 即刻/毁于一炬/……/用生动的语言/掩盖一些物体的真实/带毒的菌类/…… ————《透影》

语言本质上是归一的,肩负着去蔽的任务,短暂的“划分”只是为了规范交往,但彻底的分离就是遮蔽,“各自语种”,便是分离,便会“掩盖了一些物体的真实”,掩盖了世界的真实,失语的命运就在所难免。由此,阿库乌雾借用了生成性极强的语言文本诗歌,想通过语言的建构与超越,通过“特殊的话语”来达到“元语言”,实现生存美的替换,抵达审美

的永恒,进而有望“诗意地栖居”。“肉体努力/将路还原为泥为石/并与泥石为伍”,其实就是获得了新生,“语言在别处刀耕火种”了。

世界 可那多产的女人/早已用语言和看不见的绳索/硬将你捆绑于那弯曲的/锅庄石/……

——《童裙》

血液 语言一样流淌/巫师把玩着语言的魔方/在日月的鼓沿上/在女人的头帕上/……/只有语言的龙虎/卷起狂飙/……/行咒 逃离语言的藩篱后/不再伤害他人/于是 不再伤害自身 ————《行咒》

在虚拟的结局之外生辉/合同成为语言最后的功能/替身是我们最早的伴侣/用咒语和祷辞一并捆扎 ————《替身》

语言如绳索、如龙虎,时刻束缚着人类,“虎视”着人类;同时,语言如血液,滋润着人类,养育着人类,“逃离了语言的藩篱后”,“于是/不再伤害自身”,人类连自我伤害的能力也没有,当然也就没有了生存的能力。可对语言的任意划分、冷漠与忽视,规划与征训,势必使得语言反过来规训“规训者”,主体成为了“合同”下的奴隶,至此,语言失去了活的本性,人类也变成了僵硬呆滞的奴役者,丢失了自我,只能在“替身”中不断的寻找,走向毁灭性的“生长”。语言,在诗人眼中,已不再是没有生命的工具,而是生存的替代实现。

从语言中寂灭/从语言中苏醒/毕摩的手骨瘦如柴/毕摩的手经络如流

——《寒夜——历史及未完成的叙述》

有声的无声的语言/滋生传说 滋生寓言/滋生世界及世界之外不可/……/寻觅语言以外/另一种温床/成为城市及城市生灵/最后的信仰/可别忘了配备干燥剂! ————《倒影》

对语言的崇敬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洞悉了语言的“巫师”,必将为自己的先知付出代价,“毕摩的手骨瘦如柴/毕摩的手经络如流”,在语言中进行着生生死死,幻幻灭灭。语言就是生存本身,离开自己的肉体寻找“一种温床”,丢失掉了滋生一切的语言,只有泪流成河,所以诗人说“可别忘了配备干燥剂!”“为了成为我们人之所是,我们人始终被嵌入语言本质中了,从而决不能出离于语言本质而从别处来寻视语言本质。”^[17]

二 诗性敞开:新话语的建构与实质

(一) 建构:基础与表现

语言的压力一旦在阿库乌雾身上体现出来,就为诗性话语功能的出场提供了基石。一方面,相对封闭的地域保全了诗人相对完整的民族身份,在来

势凶猛的大众工业文化横冲直撞之际,为自我的话语体系设置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并与诗人高度自觉的建构意识一同维护着诗性思维的生长;另一方面身处多岔路口的诗人不再是单纯的民族身份与视野,他在自身话语系统的召唤之下而不偏执固守,自觉地接受多元话语的冲撞与洗礼,在双重甚至多重语言暴力下通过行使自己的诗性话语功能,能够在多元话语中形成一种参照体系,建立良好的互补机制。产生语言压力的客观现实与诗人主观的敏锐感受力使得诗人倍感焦虑,对自身话语“丢失”、“死亡”的恐惧,促进了诗人诗性思维得以敞开,为诗人建构新话语方式提供了根本动力。

一方面自觉抵制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公共话语——包括流行话语、权利话语、消费话语、知识话语等的同化、制约与熏染,区别于被传统的、时下的标准化所桎梏束缚甚至加压变形的话语诉说方式,颠覆现代汉语整体统一言说功能的同时,丰富了新的话语方式,开辟了一条相对自由的话语途径。“当我们初生的日子/雪下得神秘秘/母亲躺在松软的土地上/我们第一次用自己/纯稚的足迹/以鲜血的形式/为我们的土地文身//当我们死去的日子/阳光哗啦啦地普照/母亲躺在我们脚下成为道路/我们第一次用自己/硬朗的身骨/以烈火的形式/为我们自己的土地文身”(《文身》)话语独立新鲜,诗性感受力敏锐,对于大自然直接接触的感受真实、敏锐、丰富,是诗性思维必不可少的条件。雪,神秘秘;土地,松软;阳光,哗啦啦;敏锐细察,真实直观,立体生动。不止如此,对于历史即生存感受得更是透彻透悟的,从生到死,不过是给了土地两次“文身”,母亲躺在我们脚下成为道路,我们已将成为后人的道路,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历史感瞬间呈现。

另一方面,面对语言暴力,诗人反复借用巫师咒语的形式,试图一次“规模”地叛逆与回归,如毕摩诵经,巫师巫唱等特定性民族话语等。可正是这些特殊话语构成了诗人与规训话语有所抗衡的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建构新话语的大厦就无从谈起。运神于思,思入诗,自话语权在大脑中形成始,就带有超验性的色彩,在非特定人群眼中这种超验性、神秘性显得尤为突出。如诗中出现大量的毕摩的巫唱、苏尼的祭词等,甚至近作直接以《神巫的诅咒》命名。“巫师在语言的石级上/轻捷而沉重地爬行/……/生与死的毡叶从此处切开/流出鬼怪与神灵的混血/全被眼前瘫软的禽兽吸食/只有一根柔韧的青柳/成为长在禽兽身上的绿竹”(《巫唱》)这也可

以看做诗人特殊的方言,构成了作品的内核,同时又是贯穿一切话语的基石。因为任何话语相对于其它话语,都具“方言性”。“诗歌需要一种对生命世界的灵性把握能力,而要想获得这种能力,需要诗人具备一种还原思维和对世间事物的穿透力去触摸生命世界的物质本质与精神本质,或以还原或以去蔽的方式去努力揭穿人类文化或事物表象对诗意的遮蔽与障碍。”^[8]方言对于主体的生长如同大地之于草木,它给予特定区域的生长者土壤、气息,从而与主体形成同肌理、共呼吸的亲密关系,是特定区域的标志和象征,它使得使用者对特定区域有着极强的生命感悟力,也为“对生命世界的灵性把握”的能力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二) 实质:敬畏与超越

寻求新的话语方式,把捉诗性的话语权,是一种对语言基本的敬畏精神,“诗歌是神圣的,要区别诗与非诗的界限,”^[9]这显然不能等同于当下诗歌泛滥写作中刻意扭曲追求新奇语言形式的做法,如韩东所推崇乌青的《对白云的赞美》,也许暂时性的词语离间和机械的叠加、重复会带来一定的注视,但稍纵即逝。一味追求,就会造成哗众取宠之嫌,其实也是作诗者诗性思维的贫乏与枯竭的表现,诗性话语在他们手中只是毫无生气的工具、傀儡,可以随意的拼贴、解构,失去了对语言的基本敬畏,被逐出诗性的殿堂就不可避免了。

童心也许最能表现对万物的敬畏之心,万物有灵、万物平等、众法自然,诗性主体需要召唤、建构童话与神话来为自我存在铺上逻辑的大道。据初步统计《阿库乌雾诗歌选》中,71处与“梦”、120处与“神”有关,其他占比例较大的有320处“人”、94处“血”、115处“木”、183“天”、217处“地”、71处“土”、71处“山”、72处“水”、95处“火”。

阿库乌雾通过神巫之辞如《神谕》、《神弓》、《巫唱》、《神巫的诅咒》呈现梦幻之思表达对天地神人、自然的敬畏,从而实现天地神人的聚集,构成了人类的生存基础。天、地、人、山、水、木、火、土等基本元素的反复出现,体现了诗人在为自我提供养分的大自然面前,有着真切的虔诚态度与感恩精神,通过建构特殊的审美性精神形式,来实现民族性的超越,让人成为人本身,物成为物本身。

同样在《阿库乌雾诗歌选》中,“彝人”只出现了23次,“民族”15次,包括彝族图腾“鹰”也只出现17次,“岩羊”2次、“羊”27次,这些极具特定民族话语的意象相较其它普遍性意象的运用而言,就少的多。这说明在阿库乌雾诗歌世界里,更多意象的运

用极具普遍性,而不是特定的民族性,他不是在进行简单的民族特色话语维护,而是在特定民族话语中进行汲取、转换、超越,来呈现带有“方言性”的话语,从而实现新话语的建构,表明了对语言本身的敬畏。这里,特定民族话语是基点,更是桥梁。

三 玉石共“属”:对当代汉语发展的警示

福柯认为,“现代主体性意味着现代人在整个社会法规体系中的归并化和‘标准化’;人的主体化过程导致了人的主体性自身的真正消失。所谓‘主体化’和‘主体性’,并不是人本身的自然本性的直接生存表现形态,而是现代社会制度所需要的标准化过程的历史结果。”^[10]

在现代性的归并之下,“第一母语”^[11](即彝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时刻被“第二母语”^[12](即汉语)压榨、挤逼,正面临着丧失话语诉说基本功能甚至濒危的危险。“由于高度统一的国家意志制约的必然性,导致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遗产正在或行将被全部转写成汉语文献。……这种文化奇观现象在增进各民族文化间交流互渗的同时预告了各民族‘母语叙述’与‘母语文化’的终结。”^[13]同时又与现代汉语一道经受着工业话语、消费话语的侵占、同化与归并,在这种双重规训下,诗性思维话语功能的追寻与建构也就显得既迫切又艰难,诗人需要突破“标准化”下的“标准化”,通过寻找自我的话语权来维系诗性思维生存,进而维系主体的生存,这与固守“第一母语”而进行鱼死网破式徒劳挣扎的“民族主义”者有着根本的不同,阿库乌雾的努力可以为当代汉语生存体系树立一个明确的参照坐标,用“第一母语”的遭遇来昭示汉语的命运发展。

在“式微”、“濒危”成为少数民族话语的代名词的同时,表面上强大无比的汉语也不是高枕无忧,话语贫乏、单调、高度规训化、标准化、甚至局部失语的潜在威胁轰轰而至,生存主体面对语言本身的无力,不自觉或甘愿成为了某种特定话语的奴隶,集体性的失语症候不断加剧,将会导致话语功能的全面丧失。最为危险的是在当下的语境中汉语表现出来的症状似乎还不严重,得不到应有的关注与警惕,这一点显然比少数民族语言的遭遇更为可悲。正因为汉语体系本身的庞大与“使用者”的自

我优越或毫不经意,汉语被公共话语、权利话语、消费话语、工业话语等全球“发展”、“标准”话语的急剧规训、倾轧、解构,其失语症候的隐患也就更大更危险。在双重甚至多重语言暴力下,目睹了少数民族语言的遭遇进而意识到“暴力”的存在,阿库乌雾通过诗性思维的敞开来获得自身话语权,就不应该简单地被臆断为对彝语的固守、传承而努力,而应该被视为极具代表性的个案,一个有“基点”意义的“临床实验”,从而实现民族的超越、语言的超越。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做一个不甚贴切的比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第一母语”是石、汉语是玉。石与玉休戚与共,在当下工业化、标准化的规训之下,所谓玉石俱焚,也许有点夸张,但并不是毫无征兆,如彝族等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话语权的缺失,也正是汉语走向单一、标准化、规范化,甚至局部失语的前兆。所谓“和而不同则兴,同而不和则亡”,求同存异,在话语与话语之间,更是如此。阿库乌雾倾力诉求、呼吁一种话语权,并不单因为他对彝汉双语的娴熟驾驭而有“能”,更是由于自身的处境与诗性思维的驱使而不得不“能”,他敏锐地体会到了双重甚至多重话语暴力下压抑规训导致“失语”的痛苦。“一种语言的叙述方式、抒写形态的被颠覆,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生存方式、精神实质的全面变迁。”^[14]他以“第一母语”为直接血液来建构、寻求新的话语方式,进行一次诗性召唤,把捉话语诉说功能权,显然是要为当下话语,特别是汉语做一个警示。

语言本质上的归一似乎更能够印证这一点,不可忽略的重大事实是,所有玉的本质都是石,阿库乌雾的“诗歌是世界语”论断一出,在“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契合点就已显现。语言肩负着去蔽的使命,为了还澄明之境给生存主体,需要规范主体的交往,不得不对归一的语言进行“准客观”的划分(如英语、汉语、彝语、藏语……),但诗性思维一出场,四分五裂的话语刹那聚集。诗歌,作为一种生成性极强的语言文本,能够及时地粘合话语之间、语言与生存主体之间的罅漏。所有的话语都是世界语,语言不再是被孤立、悬置的工具、符号,而是“存在”在“此在”中的一种表现。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文中所引诗歌皆出自阿库乌雾著的《阿库乌雾诗歌选》,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1][8][9]阿诺阿布,阿库乌雾.文化诗学:对话与潜对话——阿库乌雾访谈录[EB/OL],彝族网,2008-9-16.

[2]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62.

[3]罗庆春.穿越母语:论彝族口头传统对当代彝族文学的深层影响[J].民族文学研究,2004,4.

[4][5]段凌宇.到语言的路上去——于坚、海德格尔和我的对话[J].山花,2007,10.

(下转69页)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肖涤.诺贝尔文学奖要介[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2]索尔·贝娄.晃来晃去的人[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
 [3]菲利普·罗斯.重读索尔·贝娄[J].武月明译.外国文艺.2001.
 [4]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
 [5]Bellow, Saul. Humboldt' Gift[Z].Penguin Books.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82.
 [6]索尔·贝娄.赫索格[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
 [7]索尔·贝娄.雨王汉德森[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

On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in Saul Bellow's Novels

LI Dan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Xuchang College, Xuchang, Henan 461000)

Abstract: As a Jewish American writer, Saul Bellow's novels have the outstanding cultural charact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Bellow's works,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hidden spiritual connotation: the alienation, the sense of trampling and the spiritual return, and further reveals the cosmopolitan cultural significance beyond the Jewish culture.

Key words: Saul Bellow; Jew; Spiritual Connotation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65页)

- [6][10]高宣扬.福柯的生死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14.
 [7]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68.
 [11][12]罗庆春,徐其超.从“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论彝族文学汉语的继承、创新、发展[J].天府新论,1998,6.
 [13][14]罗庆春.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论[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8,53.

An Endeavor to Poeticity under Dual Language Violence

——The Exercise and Modern Sense of the Language Function of AKU Wu-wu's Poems

PENG Cheng-gu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 As a bilingual poet of Yi language and Chinese, AKU Wu-wu suffers from one kind of language violence or more, in which his right of speaking is not only excluded and shaved by Chinese but also disciplined by the glob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language. However, AKU Wu-wu speaks with the poetic thinking, grips the rights of speaking in the situation of aphasia, and achieves transcendence regardless of the boundaries of nations and languages. He alert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rough the misfortune of Yi language, and looks for poetic language to pave the way for a poetical living.

Key words: AKU Wu-wu; Dual Language Violence; Voice; Poeticalness; Reality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张俊之)